



荒野侦探

■ 半夏

走甘肃河西走廊酒泉到敦煌这一段，初心是冲撞着古文明的敦煌去的一段，初心想感受东方佛教艺术的辉煌，没曾想，在茫茫戈壁和荒漠上行走的旅途中，满目看见的荒漠生态对我是另一种震撼。

心底有两问：人类的许多古老文明发祥于现今的荒漠地区，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荒漠大都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的丰富产地，为什么？

答案似乎很简单：从前这些地方有原始森林，它们倒下后演变为石油、天然气。从前这些地方不是荒漠，都是绿洲，因而最早的人们也在这里生息，因而在此处留下古老文明的痕迹。

这样的答案等于废话。两个叩问或许要延伸到荒漠化研究上来方有意义。其实，世界荒漠化研究正受到重视。原因多种，人口的增加促使人们思索开发荒漠的可能性，但现实是过分放牧及滥采滥伐已使许多干旱地区呈现荒漠景观，这更加引起生态学家的关注。

荒漠是植被稀少或缺水的干旱地区，数字指标是年平均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下。荒漠生态环境水分的缺乏限制了绿色植物的生长，而绿色植物的生态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依赖绿色植物为生的动物和微生物的繁衍。荒漠生命的种类由荒漠生态的主要指标大气（也包含风力、风向）、土壤成份、降水量、温度等等决定。

对荒漠生命的关注是参观敦煌莫高窟结束后，回到大巴摆渡站，等朋友的车从市里来接我和同伴。百无聊赖间我蹲下身子观察起干旱盐碱化的地表植物来。云南人口头不说到的一个词“干皮料草”这时用于形容我疲累的情绪和地上那些草草都非常恰当。

我蹲下身去是妄想在这些地方拍到很多异于云南的昆虫。虫虫没见，镜

头聚焦放大了那些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认识的低矮植物上。

它们细碎的花朵都膜质化，它们的茎叶多半灰淡色，叶子多异化为肉质小棒状或刺状，以减少叶表的水分蒸发，有些种类竟然就没有叶子，灰淡的茎就是光杆杆。但那些正开着或已枯索的小花在小微视里的姿态异乎寻常的美，它们吸引了我。先前来时路边拍到有长长银壳螺旋状纤毛，远看像蒙蒙雾状的美丽植物又是什么呢？

太多的疑问催促我快做功课，搞个明白。晚上回到宾馆，有WIFI时我调出那些图片来一一辨识，因为无法从外表对它们进行直观粗浅的分类，所以只能很笨地找准它的外部特征进行细致描述，最后通通冠以“荒漠”这样一个前缀。大海捞针，老天不负有心人，查出它们大多属于是藜科的白茎盐生草、猪毛草。它们与我日常认识的藜科植物菠菜、灰条菜也太不像了。

在河西走廊敦煌、阳关、榆林窟、嘉峪关、金塔、酒泉一带穿梭行，我见到的最大的树是小白杨、胡杨、榆，然后便是最多两三尺高在我看来不能算乔木的红柳了。

拍摄的荒漠植物越来越多，问当地的朋友，除了大的几种树他们叫得上名后，其它戈壁上一蓬蓬的矮灌从统统叫蓬蓬。

网上相关荒漠植物的资料太少了，分类更是因为各地的民间叫法不同而乱麻麻一片，很多灌丛不分种类，笼统叫“风滚草”。荒漠上起大风，灌丛们的地上部分被风卷起，都会在地上滚动。

西北人命它物爱用叠字，比如把一种小吃叫“呱呱”，听起来有一种亲切疼爱娇宠的情感在里面，一些西北民歌的歌词也给我这样的印象。于是模糊的印象里，草们除了叫“蓬蓬”外，还听过“发发”、“梭梭”等。这一来倒又给我做粗浅的分类

研究找到一个反方向，既然当地人叫这名，百度里输入或可找到蛛丝马迹，因之回溯它们的正宗正脉，果然。

梭梭草是一种耐风沙、抗干旱的小半乔木，它不仅能防风固沙，更重要的是庞大的根系能庇护一种珍贵的药材植物——肉苁蓉，此神物寄生在它的根部。梭梭又叫香附子、回头青、莎草科。梭梭大面积种植不仅能起到治理生态的功效，而且经济效益极为可观。

白茎盐生草，藜科，是盐生草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生于干旱山坡、砂地和河滩。它的植株用火烧成灰后，叫蓬灰。当地人在困难时期拿它代替肥皂和洗衣粉洗衣服。蓬灰，添加到面粉里制作各种西北风味面食，兰州拉面里是一定要添加此物的，这又让我联想起我妈妈在端午时节包粽子，一定是要用一些草梗子烧的灰泡糯米，这样粽子吃起来才更加软糯香甜易消化，想来也是同一个原理，皆用其灰中“碱”。白茎盐生草自然也是饲用植物。

那天去访榆林窟的路上，见路旁红柳林里有人牧骆驼，停车走近那些骆驼，地表几乎全是一簇一簇的它们爱吃的豆科植物骆驼刺。骆驼刺在六七月间开花时是蜜源植物，有资料显示骆驼刺在刮大风时，自个儿的针刺会扎破自身的叶片，叶片伤口处分泌出甜汁，经风吹日晒，甜汁浓缩成小块，取之可食，民间叫它刺糖，煮水可治痢疾吐泻病。刺糖在唐代时为贡品，称刺蜜，色如琥珀，诱人，珍贵。当时它随了丝绸之路远销中原各地，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云：“桂林葡萄酒吐蔓，武威刺蜜未可餐”，诗中指明葡萄酒吐蔓时，骆驼刺的刺蜜尚未结成颗粒。骆驼刺地面部分长得矮小，但它却有庞大的根系深深扎入地下。如此庞大的根系能在很大的范围内寻找水源，吸收水分，矮小的地面部分有效地减

少了水分蒸腾，因而骆驼刺是荒漠中一种著名的主流植物。

红柳是荒漠生态环境里一道艳丽风景，十月下旬的深秋时节，它把荒漠孤寂的枯索染得热烈起来。红柳又名怪柳，属怪柳科。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见它，1984年在云南大学生物系读书时校园里会泽院西侧便有一株在云南显得非常珍贵的怪柳树，它叶细如柏，教我们分类学的老师特别地提到它。很多年里我打它身边过，都要看一看它，从没见过它开过花。这次我见到了红柳的花，虽不是种群的盛花期，但它的穗状花序也很美。红柳遍地生根、开花、结果。沙地下的红柳根同所有荒漠植物一样有很深的根系，根系触须最深长的可达三十多米。

红柳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农家爱用纤长的红柳枝编制箩筐、盖房子用的房席、炕席等生活物件。

在嘉峪关长城脚下拍到一种也跟白茎盐生草、猪毛草长得相类似的植物，但它结了两个黑果，令我对它有疑问，天助我也，现知道它大名叫唐古特白刺，属藜科。

除此，荒漠植物里借风传播种籽的菊科植物、萝藦科植物、毛茛科的灰叶铁线莲也算常见。肉质厚叶保水能力强的景天科植物也常见。

从甘肃回云南十天了，我空闲的时间里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最粗浅的所见所拍荒漠植物的分类功课，一直在感叹自然的造化之美。

我要为那些生得低矮细碎，姿态模糊淡化，萎缩不显却与恶劣的荒漠生态抗争着的荒漠生命，要为它们在我深心的荒野唱一曲自己的歌。

而我此刻更愿意借个壳，用智利作家波拉尼奥《荒野侦探》的书名定义我的行为。做自然荒野的侦探，有意思的抉择。

暖暖一碗面

■ 邓小鹏



幼时贪玩，有时吃过早饭出门，一直到天黑透了，才会想起回家，进了家门，便免不了遭遇跪搓衣板，头顶书本背乘法口诀表、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责罚。此时，父亲坐在藤椅上看书报，听见我的肚子咕咕直叫，一副岿然不动的模样，偶尔从报纸的夹角瞟我一眼，总是没几分钟，母亲就会递过茶杯轻声问：“可以了吗？”父亲微微点头，母亲便拉我到厨房，温热的灶角扣着一只碗，掀开来，氤氲的热气袅袅而上，黄豆芽，绿叶菜，油炸的面果，荷包蛋，一顿囫圇吞枣后，那些责罚便早到了九霄云外，带着饱足的感觉在卧房的板床上跳来跳去，缠着姐姐看书讲故事，那种快乐惬意而舒爽，仿佛面就是慰藉伤痛的灵丹妙药。

幼时，几姊妹头疼脑胀，肚子不舒服时，母亲也会做一碗面条，不同的是绝对见不到鸡蛋、肉等荤物，翡翠样的葱花、青菜，玉丝样的挂面在汤里摇曳，筷子搅一搅，生姜、香油、醋调制的汤面香味四溢，母亲一边端给我们，一边念叨：“生妻驱寒，大葱解表……”看我们吃得满头大汗时，母亲拿毛巾替我们擦汗，还不时地抚摸着我们的脊背说：“慢点，慢点，没谁和你们争抢！”那时的我，有时会顽皮地用脑袋夹住母亲的手臂撒娇，现在想来，母亲做的面实在比不上饭店餐馆的那般奢华，但的确是世间最

美味的食品。幼时，家里只要来人，父母就会问：“吃了没？”然后母亲便烧水下面，丢上自家泡的豆芽，园子里现摘的青菜、茼蒿、葱、蒜苗，调上醋、酱油，端上一碗油泼辣椒，或是炒一碟西红柿鸡蛋，让人人就着面吃，于是面成为最简单最奢华的招待。印象里，这样的招待还延伸至来家里卖木柴的，糊棚棚顶的，甚至还有要饭的乞丐，父母常说：“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能帮衬一把既是为行善，也是帮自己，谁能保证没有落难的时候。”父母就用这一碗面的温度，让年幼的我们记住了善良乃是陪伴一生的最好品质。

孩子暑假，我们一家去四川游玩，到阆中古城时已近午后两点了，清晨五六点就出发的我们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路边一家店挂着“王家鲜面馆”匾额，便进店查看，店内一色的仿古陈设，打量间，一位戴眼镜的老阿姨颤巍巍从里间走出来，用四川话问道：“想吃点什么？”见是这样老的师傅，正寻思是否换地方，阿姨抢先说：“你们是带孩子过来玩的吧，累了吧，先坐”，说着就张罗给我们倒茶，于是便不好意思离开，儿子急不可耐地说：“有担担面没？”“到四川了还怕没吃”，阿姨笑着答道，接着征询的目光望向我和先生，我们相互看看问：“一碗面多少钱啊？”阿姨先一愣笑着指向墙上的价格表说：“明码标价，不贵。”想着四川牛肉面挺有名气，我便说：“来两份红烧牛肉面吧”，阿姨却介绍道：“一家人出来旅游，啥都尝尝，男同志不怕荤，就来个牛杂面吧！”看先生有些犹豫，阿姨笑着说：“不好吃，不要钱”，便进里间忙碌起来。

不多时，儿子的担担面先端出来，古色古香的碗里，一根根玉丝面虬龙样盘绕交错，红红的牛肉酱，翠绿的小青菜，碧绿的小青菜，惹的人眼睛一亮，儿子立即毫不推辞地吃起来，呼噜呼噜地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接着红烧牛肉面也来了，依然是同样的海碗，宽长的扯面海草般盘根错节，酱色的大块牛肉、绿的葱花、茼蒿、红的辣椒，让人看着都忍不住垂涎三尺。在先生望眼欲穿中，牛杂面最后登场，各种条索卷曲的牛杂和着葱花在刀削面间游弋，一撮红绿相间的剁辣椒铺陈其上，先生看着有点不敢下筷，阿姨却在一旁交代说：“先喝汤，这可是用瓦罐煨了一天的。”筷子挑起略作品尝，先生忍不住用关中腔来了句：“咋咋咧”，引得阿姨也笑起来，在我们大快朵颐间，她端来一碗菜，招呼我们说：“这是我们家用雪里蕻腌制的酸菜，不要钱”，引得我们又都忍不住笑起来。

吃面中随口问：“阿姨，干吗那么麻烦，用一样的面条一起下锅不是更快捷点？”，阿姨说：“我家的牛肉都是提前预定的宰杀的新鲜牛肉，烹制前还带着热气，而每种面食都有自己独特的形状，下锅的时间也不一样，担担面是加菠菜汁的碱面，提前焯过水容易熟，牛肉用半烫面，牛杂面是刀削面，比较硬需要长时间煮才容易入味，每一种面食的口感来自不同的食材，不同的热度，你们虽是外地人，但我们都是一步步按照程序制作，从来不糊弄人，做生意讲求的就是信誉呀！”闲聊中得知这家店是古城有名的老字号，调面的臊子都是用牛杂高汤煨炖出来的，很多回头客因了这味甚至不远千里赶来，只是家里的年轻人宁愿选择到工厂干活，都不愿经营这行当，家里现在就剩了她和老伴带着俩孙子上学开店，今天我们来时，老伴刚好去送孩子了……结账时阿姨一共收了24元钱，看我们惊讶的表情，她依然笑吟吟地说：“我说过不会多收钱的，川陕一家人，希望以后你们还会再来”，出门上车回望那风中飘摇的“王家鲜”号旗以及挥手相送的阿姨，心仿佛就驻留在那里！

旅途的路上，我们品尝了不少的美食，但最让我们一家人流连忘返的仍是那三碗面，它让我感触到人世间的温暖与善良，它就如同幼时我见过、吃过的每一碗面条，他们用同样温暖的温度带给我人生路上丰沛的感触与体验，让我只要一想起来就会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激情。



瀛湖

第1273期

水色

安阳作

菡萏卷

我们抵达时，荷花正举手发言，菡萏拦住去路，拉满小弓，射向谁谁就是今天的出水芙蓉，女人争相爱莲，却不会驾驭眼神，乱七八糟地惊叹，或把自己塞进去，或把诗挤出来，留下妖艳一片。

荷塘卷

凉棚下，本应品，无奈荷塘人家有酒，可吟可颂，独留荷，与风，卷来热浪，揪住荷叶耳朵，“别让妙音辗转”三十步外，伞撑住风景，观赏者努力弄假成真，镜头咯咯一笑。

青荇卷

涟漪就探出头来：“爱谁，不都是爱莲哦”。非白、非黄、非粉的你独自一隅，为凋零寻找归宿，站在这里，你的妩媚令我始料不及，满目惊愕，打湿你的裙裾，我知道，今天团练没有意义，你凋零，你美丽。

白莲卷

佛走了，独留莲座，我来了，却来不及从尘世脱壳，脱掉鞋，坐在塘边，清水们缓缓入场，句子熄灭火焰，没有把握，更深入地清澈，就去假想有盏额外的灯，站在佛院与般若之间，我支付我的一半，任其荏苒。

保安塔的记忆

■ 屈善施

世界的版图，永久标注着英雄的伟明，陕北大地，永远闪耀着一颗不会陨落的行星，昆仑摩崖，镌刻着志丹二字，还是血色殷鲜红，一座高塔，在西风中站立，几代智者曾经惨淡修行，一群苦行人疲惫而至，在对面的窑洞中，点亮一盏明灯，山川万里，便有了光明。

诚祭轩辕

穿峰越谷登桥山，携朋带友祭轩辕，仰望高堂接天处，黄钟响彻五千年，挂甲拍下人未老，豪情万丈追云烟，驱车圣地赴盛会，落霞飞鸢艳阳天。



幼时，这个山村几乎家家户户架锅烤酒，酿有包谷酒，杆杆酒，红苕酒，柿子酒，救命粮酒，拐枣酒，糯米酒等，我不知道那些酒除了自家品尝待客请活路之用外，其余的都流向了何处？也许，那些配酿酒的汉子们，只是执着于这样一种世代相传的手艺。他们通过这种古老的方式，品尝到了生活的滋味和喜气。生活是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我钦佩那些一直坚守在这种延续线上居住在土房里的人们，与牛猪羊鸡为伍，即便生活单调清苦，依然气定神闲，幽深宁静，淡泊自娱，自由自在。

放眼眺望，一场春雨把山坡上一簇簇茶叶树滋润得冒出了许多的嫩芽叶，王叔前几年把自己屋子前前后后种满的茶茶树已有半人高了，层层叠叠，一片片绿油油的，大叔说他去年光采春茶就卖了二万多元，今年春来早，雨水也好，茶叶长势喜人，我已开始摘茶叶炒制毛尖茶，有新茶品了。我想，大叔在山间喝着自酿的酒，品着自煎的绿茶，过得神仙日子一般。

每次回到故园，我一边喝着绿茶，一边吃着腊肉，饮着小酒，吃着喝着就醉了，一醉，酣然大梦……我从不外面学着别人喝酒以及过日子的模样，我有山里人粗犷单纯的遗传基因，心中酒的醇香，只为故园弥留在天边那一轮硕大皎洁的月光。

胎，心生剧毒，不能自己，必自毒于己，痛悔一生。而这些凡俗子女，以虔诚的态度待酒，因而酒芬芳了滋润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看日出日落，守着朴实无华而无以复制的岁月，喝自己的酿酒，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安稳生活。

酒的美味，多半是停留在记忆中，不管你相不相信。味觉，是一个人身体中最忠实最敏感的部分，不对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替你带来快感，哪怕你总在不断地模仿着别人喝酒。味蕾的感知，来自浅尝辄止的记忆。

故园醇香

■ 戴新成

的酒精冽醇香，纯天然，没有污染的，比你在城里喝得瓶子酒香醇得多，你回县城时送给你两坛，也好给我宣传宣传。大叔也是爱酿酒之人，烤酒历史三四十年来。那些乡村里六七十个老汉，烤酒比赛似的，暗中较劲，明里互相切磋，王叔进城还让我联系酒厂技术员拜师学习发酵蒸馏技术呢。那时，整个龙王村山沟里一年四季都弥漫着浓浓的酒香味，方圆十多公里的苞谷米都流通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二坛坛香酒了，而奔流的大坝河则把这酒香带到了远方源源不断的商客和思乡的游子们。

我只是一个深山柴门里出来的汉子，以一种半城市半乡村的社会身份再回到故土，虽说故作风雅，仍然逃不脱模仿者的嫌疑。

真的再也回不去了，但依然有人在坚守着与厚土大山相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种生活方式。几间老屋，一头牛，一群鸡，几分山地，山顶安放长辈们的坟墓等，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比如，刘根爷爷，秀婆婆，辣刘婶，马伯伯，水根叔，晓白娘，水云妹妹等，他们中有一些子女或在城里，或在市里省城，也不愿意去条件优越的城里居住，即便失去老伴后独身一人也舍不得离开。依然维持着单调繁重的农耕生活，任凭外面世界如何花团锦簇，莺歌燕舞，依旧松间明月照在我心，金窝银窝不如在自己的狗窝。在外人和子女后辈人的眼里，顽固不化，古板愚蠢固执的他们，似乎在延续着千百年来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只有在农村清苦的劳动生活里，才能得以延续，并获得身份的认同和莫大的安全感。

一阵阵酒醇香味飘过，引得我去坎上的王大叔家，他正在屋里烤酒，一张六十多岁的胖脸，被柴火映得红扑扑的，层层皱纹隐没在笑容里。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幼小时，我踮起脚尖，双手趴在他烤酒